



仲夏合欢

马伯凤

当仲夏的晨光轻抚昭通大地,习惯早起的我没有辜负晨光,六点过就穿戴整齐准备上班。

平日周而复始的上班节奏,因期末学业水平检测而改变,想着偷个懒便放弃开车,搭了同事的顺风车。快到单位时,几把细碎的粉红的小扇子般的花瓣突然映入眼帘,那宛若绚丽云霞的美惊艳了我。前几天才在手机上看到的“美丽”竟然出现在走了20多年的老路上。杨马公路上,一户农家门前的合欢树悄然绽放出它独有的温柔,那片金黄与粉白交织的景致,胜似一幅细腻的水彩画,将清晨温柔地包裹在一片美好与宁静之中。

原以为花瓣都是片状的,今日这由白到粉渐变的丝绒花瓣着实令人倾心。于是第二天我早早地出门,把车停好,趁路上行人不多时近距离地细赏起合欢花来。

“青云顶上飞红霞,清风徐来丽姿佳。”合欢花在枝头绽放点点粉云,毛茸茸的花朵舒展如扇,由深至浅的嫣红从花尖向下流淌,似胭脂晕染,又似火苗在绿叶间跳动。千丝万缕随风轻颤,远看的每一朵实则是几朵聚在一起组成的一小簇,它们各自独立又紧紧相依。细丝交织成美丽的绒球,由小聚大,不容忽视;托着绒球的“绿片”实则是细枝上成对排列的小叶,其形纤细如羽,却暗藏灵性。晨光初现时,小叶如惺忪睡眼舒展,向天空敞开心扉,轻托着合欢花。粉红色的合欢花立于翠绿的叶片上,高傲地散发出清新、甜美的芬芳,又带着淡淡的苦涩,可疏肝理气,悄悄驱散焦虑的情绪。同行博学的同事告诉我,合欢花外敷可缓解眼部疲劳,内服可调理气血,还有人用它制作香料、花茶等。

到办公室后迫不及待地用电脑查证后发现,作为澳大利亚国花的合欢花(又名绒花树、马缨花、无忧花),以其树冠开展如伞、羽状复叶昼开夜合的独特姿态,成为仲夏时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主要生长在亚洲和非洲,耐寒性差,难怪生活在昭通几十年的我还是第一次看见。

实则,合欢花并不是外来物种,在它美丽的外表下蕴含着深厚的中国文化意蕴。《神农本草经》早有记载:“安五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此花有安神解郁之效,可以给人带来欢乐与安宁。民谣赞其:“见之烦恼无,闻之沁心脾。”远古传说中,舜帝南巡驾崩,娥皇、女英二妃泪尽湘江,精灵不灭,终与舜帝之魂相融,化为合欢树,从此枝叶相偎,昼舒夜合,将忠贞镌刻进年轮。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木本第一》中写道:“此树朝开暮合,每至昏黄,枝叶互相交接。”这或许是“合欢”名字的由来吧!纳兰性德《生查子·惆怅彩云飞》中“不见合欢花,空倚相思树”一句,借合欢花抒发了对逝去爱人的深深思念。民间还有习俗:遇夫妻争执,长辈悄悄在枕头下放置几朵干合欢花,或夫妻一方奉上一盏清透的合欢花茶,花盏轻举间,多少嫌隙都可以在暗香中冰消雪融,真正合心同欢,赋予它言归于好、阖家欢乐的寓意。

其实我知道“合欢”这个名字源于史铁生的《合欢树》。《合欢树》一文虽未描写合欢花的美丽,仅提到其叶像含羞草,但史铁生笔下的合欢树,在文字构筑的时光通道里,早已化作病痛中挣扎的青年与向倦着背浇水的母亲。随着成长,这株植物挣脱了具象的躯壳,化作穿越生死的精神图腾,成为永恒的生命坐标,展现出不同凡响的美。

想着细观时的沉醉,再加上它的文化意蕴,我顿时有了魂牵梦萦之感,逢人便夸赞合欢花的美。听同事说省耕国学文化公园里也有,便在周末起了个大早,打算去寻找更多的合欢花。

停好车,准备寻找合欢花时,路边的一小排树吸引了我的目光。厚实如皮革的叶片在阳光下恣意生长,繁茂的绿叶层层叠叠,如涌动的绿色波浪。几朵娇艳的紫红色花蕾从叶片中探出,饱满的花瓣紧紧相拥,似在积蓄绽放的力量,诉说着生命的蓬勃与美好。

在省耕国学文化公园的沙湾边转悠了一圈,玉兰花的美令人赏心悦目,虽未寻到合欢树,却没有失落感。

猛然发现,昭通的花草树木早已打破地域界限,不出远门即可尽享美景,难怪来昭通避暑的人络绎不绝。菜市场、古城小巷里,操着异地口音的人越来越多;省耕国学文化公园里,载歌载舞的人与日俱增。这一切的变化正是发展中的昭通城夏日“合心即欢”的新风景。

暮色浸染昭通城,我又去杨马公路看了看那棵合欢树。它的主干并不粗壮,“个头”却有两米多高,枝叶徐徐徐徐,将日光最后的暖意尽数拥入怀中。满树粉花渐隐于暮色,暗香依旧浮动,随风飘向远方。花香醉人,晚风撩心,恰应了“开则成绣,谢则成尘,风过无声,雨打无痕”的谢情。它以沉静之姿绽放于仲夏,守着绿荫下的一方幽静,艳而不妖,静而不寂,多了几分江南雅居的娴静之感,更显合欢树特有的温婉气质。

明年仲夏,当红云再度缀满枝头,暗香浮动古城巷陌,我们以花为约,共赴秋城避暑,共守岁月清欢。

江边山花别样红

陈剑宁

六月的金沙江流域是翠绿色的,奔流的江水是秀美洒脱的,宛若一位苗条的少女从层峦叠嶂中款款而来。蜿蜒的河谷两岸,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缠绕,时而隐入云雾,时而临江舒展。盛夏时节,金沙江河谷的炎热让人汗流浹背,但也有天公作美的时候。某个清晨,夜雨初歇,为苍翠的峡谷增添了几分凉爽和清新。

我们一行六人自昭通驱车前往永善,沿途山青水绿、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雄伟的溪洛渡大桥横跨江面,如巨龙腾飞。

同行的一位永善友人介绍道:“这座连接云南省永善县与四川省雷波县的溪洛渡大桥是一个四川女工程师设计的。大桥的建成圆了两岸人民便捷往来的夙愿,加强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驶过大桥,我们的车辆继续沿着江边公路缓缓而行。只见两岸青山高耸入云,坚硬的岩石上赫然可见不少巨大的人工开凿的隧洞。我忙问同行的永善友人,他告诉我:“这些隧洞都是溪洛渡水电站建设前期工程的遗迹。”

“快看!山花,火红的山花,好漂亮!”身旁的几个朋友突然欣喜地喊了起来。顺着她们手指的方向望去,只见沿江公路两侧,一簇簇火红的山花绚烂绽放,点缀在金沙江畔的山坡上、公路旁,宛如跳动的火焰,又似飘舞

的红纱巾,在苍翠的群山间格外醒目。我们连忙叫驾驶员停车,迫不及待地下车去欣赏美丽的山花。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花的海洋。这些不知名的山花,吮吸着大自然的雨露、阳光,开得茂密又艳丽。或许是得益于江风与晨露的滋养,越靠近江边的山花,开得越美丽。不一会儿,大家怀里都捧着一大束鲜花,爱不释手。

我们的驾驶员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山村姑娘,身着火红色T恤的她与漫山红艳的山花相得益彰,真是美中添美。她驾驶着一辆“山川牌”汽车,娴熟的车技使得车辆在她的操控下灵活自如。即便面对险峻的江岸和崎岖不平的山路,她依然从容不迫。

友人关切地问道:“你一个人在深山里开车怕不怕?”

“开始有些害怕,但习惯了就不怕了。”她坦然回答道。

“遇到坏人怎么办?”友人继续追问。

“一脚油门冲过去,大不了和他拼了!”她掷地有声的回答令我们肃然起敬。大家不禁投去钦佩的目光,我心中更是油然而起一股敬意。

金沙江是美丽的,六月的金沙江畔更是绿意盎然、生机勃勃。她滋养的山花绚烂多姿,哺育的儿女勤劳善良。我们沉浸在山美、水美、花美、人更美的金沙江畔,久久不愿离去。



大山包的月亮:温婉而多情

郑远见 文/图

在昭通大山包,月亮是一首写不尽的诗。夜幕低垂,喧嚣被隔绝在远方,宁静笼罩着这片黑颈鹤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月亮从湖东缓缓升起,宛如一位温婉的女子,迈着轻盈的步子,将清辉洒向大地。

它在云中穿梭奔跑,调皮又灵动。月色朦胧中,偶尔随风飘来几声鹤鸣,还有水鸟的窃窃私语,为这静谧的夜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柔情。

黎明悄然而至,月亮渐渐西坠。此时,晨飞的黑颈鹤成群结队地掠过天空,它们优雅的身影像镶嵌在月亮之上,构成了一幅震撼人心的绝美画卷。这如诗如画的景象,不仅是大山包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还是昭通人民用心守护自然的生动注脚,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

大山包的月亮
大山包的月亮
当城市的霓虹揉碎星光
大山包把寂静酿成一汪月光
月亮从湖东岸踮起脚尖

披着薄云般的纱裙
踩着夜莺歌唱的节拍
在湿地的睫毛上
跳起无声的圆舞曲
夜是湿地的摇篮
月光浸透生命的皮肤
水鸟在草丛中絮语
鹤鸣掠过湖面时
抖落几串银铃般的涟漪
此刻,连风都屏住呼吸
生怕惊醒这温柔的梦境
晨曦擦亮天边时
月亮正悄悄退场
黑颈鹤振翅的弧线
穿透渐隐的月色
羽毛与月光缠绕成诗
在天际勾勒出
人与自然相依偎的剪影
那不是神话里的图腾
而是昭通人民守护生态的印记
焙热了整个高原

一个人与一只乌鸦的搏斗

宋家宏

胡性能的短篇小说《乌鸦》只有一个人物——王谷。他一个人返回年轻时工作过的牯牛矿,一路上与一只如影随形的乌鸦搏斗。乌鸦被他用石块打飞,可不久又会飞回来重新跟着他,赶走了又飞回来……小说中写道:“似乎是,有一只乌鸦,从王谷出生的那一天起,就一直尾随着他了。”这句话其实是解密小说的一把钥匙。

人若死了,灵魂是否还存在?这是一个有着不同答案的问题。濒临死亡的人,在离开人世之前,内心世界处于怎样的状态?是否有灵魂离开了他的肉身?他看见了什么?虽然一些濒临死亡又被抢救过来的人有过相关叙述,一些小说中也写过灵魂离开肉体的片段,但就我目力所及,尚未有小说完整地描绘人临近死亡时的心灵状态。胡性能的这篇小说,可以说为此提供了一个范本。

读到最后,你才发现《乌鸦》这篇小说写的都是王谷死亡前的心灵状态,是他的灵魂对自己过往的追忆,

而那只乌鸦则是死神的象征。人类从一出生就用第一声啼哭开始了与死神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尽头。小说截取了人生命尽头的片段,清晰而具象化地描写了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内心的孤独、恐惧与挣扎。生命越接近死亡,人就会越觉得孤独、恐惧,求生的欲望也随之越发强烈。得益于作者胡性能在医院的手术台上被抢救回来的经历,加之自身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让王谷的灵魂飞离肉体,重返牯牛矿,以写实的、具象可感的文学形象呈现给读者。

王谷的灵魂重返牯牛矿,一边与作为“死神”的乌鸦搏斗,一边追溯自己的过去。曾经的牯牛矿一带,青山绿水,树林里奔跑着各种动物,王谷少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便是上树掏鸟蛋、下河摸鱼虾。而如今,因为采矿,这里只剩破败与荒凉。这是对自然生态被破坏的控诉?还是王谷对自己青春时光的怀念?我认为人之将死,会更加怀念青少年时期的美好

岁月,甚至会美化青少年时期的一切。因此,王谷对眼前的牯牛镇、牯牛矿都不认可,只看到了荒凉与破败,与他记忆中的青葱岁月形成了鲜明对比。

乌鸦越飞越近,越来越不怕王谷。最后,乌鸦的利爪扣住了王谷的心脏,他们四目对视,乌鸦惊恐地腾飞而起,王谷内心的恐惧、孤独与挣扎消失了,死神带走了王谷。

病床上的王谷离开了人世,这是小说的结尾。读到这里,回望整篇小说,你才明白作家要表达的是什么。胡性能的小说往往能在结尾处迸发惊人的力量,好的作品大抵如此。

《乌鸦》是一篇典型的心灵现实主义作品。心灵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起源于“五四”运动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作家们在坚守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现代主义创作手法,将笔触深入人的心灵世界,从而开创出这一独具特色的文学范式。

